



史記卷之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記第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

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

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

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重黎為帝嚳高辛居

火正其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

韋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

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

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

黎宋本下同

只不盡二字成一篇世家

于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作古史考以為
 作者妄記廢而不論然按六子之孫有國升降
 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若夫
 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歷代
 又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
 男從右路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
 無恙斯近事之信也○索隱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
 一端槩以常理乎○索隱曰云為陸終娶鬼方氏
 之妹謂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已姓封
 之○索隱曰左傳曰衛侯夢見被髮登二曰參胡曰世本
 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也
 胡者韓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二曰參胡曰世本
 惠連是為參胡宋忠曰斯姓無後
 前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城是也○索隱曰系
 本云三曰錢鏗是為彭祖神仙傳云彭祖至殷末年
 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之西
 四曰會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
 地志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

正義曰括地志云彭城古
 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
 彭祖國也

宋忠曰求言名也姬姓
 而出鄆國也○毛詩譜
 云晉高辛氏之祝融之
 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
 姬姓處其地皆為鄆國

為鄭武公所滅也

宋忠曰安名也曹姓者諸
 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鄆國在黃州黃
 岡縣東南百三十一里○
 云和子曹姓也
 系世云六曰季連是為
 羊姓季連者楚之曾也

日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六曰季連羊姓楚其後
 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為曹姓
 也○索隱曰宋忠曰羊姓諸楚所出
 楚之先羊音彌是反羊羊聲也
 昆吾氏夏之時嘗
 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
 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附沮生宄熊
 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
 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
 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
 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
 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
 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
 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

季連者也

索隱曰沮音才敘反

頤客云傳例
 云楚居丹陽
 今枝江縣故城
 是也
 與地志云秭歸
 縣東有丹陽
 城周回八里熊
 繹始封也

艾 黜 宋本

衛康叔子牟晉侯燹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

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索隱曰一作黜熊黜生熊勝熊

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

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

間民和乃與兵伐庸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楊

粵索隱曰有本作楊至于鄂正義曰劉伯莊云今東

向城縣南西鄂鄂音越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

故城是楚西鄂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

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

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襄紅音

贊紅從下艾熊摯紅讀音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索隱

本無執字皆在江土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

越作就熊渠畏共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母

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

曰熊延索隱曰熊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

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母康之弟○正義

曰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

後別居於夔為楚附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

庸後王命曰夔子也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

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雲次子叔

堪索隱曰堪少子季狗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

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

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
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
熊渠子之神也

正義曰即上鄂王紅也

母 宋本

正義曰熊周言摯有疾此
言未詳

徇 宋本

黜音王感及
錫鄂本
錫又作錫

杜預曰庸今
上庸縣
昔周武王伐
紂庸蠻在焉
地名在楚之西
後從楚

古史考及鄂
氏劉氏等無
音義紅非
也

熊渠者即卒
母康又卒卒
其弟弒立
而被延殺
考言摯有
疾而此言殺也

如此意即上
鄂王紅也

号 宋本玉本同

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

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而少弟季狗立是為熊狗熊狗十

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狗卒子熊罥立

索隱曰罥音鄂亦作噩熊罥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

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

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索隱曰坎

音若感反一作甫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徐廣曰駒音舜是為蚡

冒索隱曰古本蚡作紛音憤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

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

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主

段 之也

索隱曰按玉篇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蚡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

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

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弒其

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弒其君殤公三十五

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楚曰我

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

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

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

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

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

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

莽然請號自立

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也世本云楚武王墓在隨州新息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指地志云上蔡縣東北五十里

按建寧郡在蜀南與蠻相近按成公九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

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

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家在汝南郡銅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

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

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着之時欲發之

輒頽壤填壓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正義曰杜預云今南郡江陵縣

北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文王二年伐申

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晉

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

鄧人曰楚人易取鄧侯不許也

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疆陵江漢間

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太十

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羆古是為杜敖

索隱曰杜作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索隱曰惲音

壯側狀反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

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

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

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

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

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

志曰潁川許昌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

縣故許國也陽縣故黃國徐廣曰年表及他本

三十二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

入獻賜胙未為失也詞亦善

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五

正義曰有本注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共十里南有葛陵鄉即曾長房後世故龍之陵因為鄉名也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荆州江陵縣北五里

正義曰鄧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

正義曰潁川在潁水之南有潁亭括地志云潁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是

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文陽縣也秦時黃都贏姓在光州寧縣西十里也又曰英國在淮南蓋黃國也不知改名時也

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宋地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

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非伐宋敗之泓射

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

楚威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

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百里

北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

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夏伐宋宋告

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

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

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

首受 宋本

知重耳又 知天

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

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

舉常在少者賈逵曰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

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而

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

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

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

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

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

楚世家 卷四十一

正義曰芊亡

服虔曰言忍

杜預曰當年

服虔曰穀在

杜預曰穀在

東阿縣東二

百里

久將有外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

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

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

之後八年伐陳十三年卒子莊王侶左傳作旅立莊王即

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

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

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

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

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

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

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

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

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

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

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

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易得

王其忘之乎管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

九州之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物而為之備使

民知神奸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

可作厲鼎

一特臣知君若知臣亦一伯國亦一伯國亦一伯國亦一伯國

可作厲鼎

杜預曰六國今在汝南安陽縣

正義曰庸房州竹邑縣今是也

杜預曰示欲過周取天下

載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

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奸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

可管成王定鼎于郊杜預曰郊縣西有郊鄆今河南也河南

王定卜世三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

左傳曰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

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六十六年伐陳殺夏徵

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

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

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

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

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

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

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

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

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不絕其社稷使

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

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

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

手肅曰載祀

索隱曰按周書鄭雅北山名音甲鄆謂里厚鄆故以名焉

杜預曰退一舍以禮鄭

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

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

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

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

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

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

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

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

五年卒，子員立。索隱曰：員音雲。左傳作麋。是為邾敖，康王寵第公

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皆弃疾。邾敖三年，以其季父

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

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荀卿曰：以冠纓

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邾，謂之邾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

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

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子比奔晉而

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

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晉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

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

會，成王有岐陽之會，魯有初。晉有踐土之盟，秦有逢

澤之會，魏有沫陽之會，宋有雞澤之會，衛有沙丘之會，燕

有土之會，齊有平陰之會，鄭有武宮之會，許有龍淵之會，陳

有穀陽之會，蔡有吳之會，曹有滑之會，邾有郟之會，滕有

薛之會，杞有宋之會，魯有濰之會，齊有平陰之會，晉有踐土之

聞王孫滿之言及聞華元之言而去善補過哉楚子

服虔曰：聞來赴者。

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

有靈臺康王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杜預曰豐在

於是朝諸侯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產杜預曰豐在

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杜預曰豐在

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杜預曰豐在

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杜預曰豐在

之杜預曰太室中獻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杜預曰豐在

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狗曰無效齊慶封杜預曰齊崔杼弑其

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

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君罪責之也

員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弃疾殺之七

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

年使公子弃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

弃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

等圍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

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

析父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

詞管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萋徐廣曰華一作暴駟按服

度曰華露柴車素大輅也藍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華言衣敝壞其萋藍藍然也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草行曰跋

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齊主舅也服虔曰齊呂晉

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

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咎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

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

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

曰咎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

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

不羹襄城有西不羹不羹者地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

畏哉靈王喜曰柝父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靈王

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

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千里地理志云西不羹者地不羹在潁川

大夫常壽過索隱曰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

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

使矯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

龔蔡令公子比見弃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

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哲為令尹弃疾為司馬先除

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

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兵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

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

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

尹曰左傳曰右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

尹曰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

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

杜預曰潁川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鄧城在潁川縣東三千里按在古潁川縣西

索隱曰觀起官觀姓起名

折父之對妙在引諷殊甚

美宋本

開宋本

哲宋本

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主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

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

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傷隍山中

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錡人韋昭曰今謂曰為

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錡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

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

臥錡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

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

於章華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

之宮王旌執人

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

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

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

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弃疾

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從

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

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

矣杜預曰司馬謂弃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眾怒如水火不可

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弃疾即位為王改名

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

羊宋本

郊宋本

正義曰鄢在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

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是

宋本而入再三字
作其上而

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
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
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
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初共王有寵子五人
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
姬埋璧於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召五子
齊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靈王肘加之
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
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
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

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

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

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

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

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四者既

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

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

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

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為羈終世

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服虔曰言國
人共惡靈王
者如市賈之
人求利也

與誰共同好
惡

杜預曰謀
謀也
又曰民眾也

杜預曰無親
族在楚

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知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

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

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

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

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

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

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

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

自莒先入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從善如

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管我文公狐季姬之子

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

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

獻秦送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杜預云謂欒枝郤穀亡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

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

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弃疾

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

傳作無極極為太子建正義曰左傳云楚子之在蔡

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

杜預曰重王暴虐無所畏將自亡

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八里也

服虔曰桓文皆燕子而出奔也

服虔曰如流言其疾

賈逵曰四姓晉大夫

服虔曰惠懷皆并民不恤正義曰以惠懷并民故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

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龍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登拜也

杜預曰即蔡也耶古音及

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今亳州城父縣也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

是難以口舌爭也

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

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平五里即杜預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四里亦有城父故城所服度云城父楚北境非是城父之名非建所守社預言成父又誤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地理志云亳州有城父縣二名列耳

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
 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
 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
 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
 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
 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
 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
 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
 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

正義曰盧州
 樂縣是也
 各郭在江陵
 縣東北里已
 解於前按傳
 城郭在昭公二
 十三年下重言
 城郭杜預云
 楚用子囊遺
 言以梁郭城美
 今吳復後以
 自固也又曰
 卑梁邑近鍾
 離也
 索隱曰去年
 已城郭今重
 言據左傳昭
 二十三年城郭
 二十四年無郭
 之文是史記誤
 也

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
 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
 嚳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
 尹子常左傳云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

左傳云

子昭王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余奔奔楚楚封之

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

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
 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嚳與
 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
 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
 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

正義曰故六
 城在壽州安
 豐縣南自三
 十里隱隱舉
 陶之後所封也
 潛城楚之潛
 邑在霍山縣
 東二百步
 豫章今洪州
 也

子父 宋本同
 震川本有改父
 子者有改南字
 者錄本不同也
 喜 宋本

宋本亦誤王作
 三

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

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

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

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

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即宋

祀其國中山川為望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

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

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第公子申

為王申即子西前既云平王庶弟此又云昭王弟不可又讓次第公子結

亦不可乃又讓次第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

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

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

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

云潛師閉塗按潛師密發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

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也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

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駟按

褒信縣西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

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

南有白亭

信縣西

信縣在會稽

信縣在會稽

信縣在會稽

杜預曰雲在楚上惟楚見之

正義曰按江

荆州南大江

也漢江也二

水楚境內也

河黃河非楚

境也

即宋

景公

即宋

景公

即宋

景公

即宋

景公

即宋

景公

即宋

景公

即宋

景公

即宋

景公

即宋

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

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

而去此孔子所以彼之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

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杜預曰楚

別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度服

曰昭王夫人惠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

王母越女也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

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

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

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

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

州莒縣故國也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

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

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

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曰地四年楚伐周

殺鄭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

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

年悼王卒子肅王滅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

曰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隱

卷四十一 楚世家

晉遂自高府

杜預

度服

正義曰滅蔡在元四年王二十二年

滅杞周定王二十四年

中音仲

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

正義曰蓋法不生其國曰聲也

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王誤也已解在年表中三十五里

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

日郡國志曰巴郡
魚復縣有杆闕
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魯陽縣

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
按秦無獻王乃公也秦始復疆而三晉益

大魏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

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
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而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

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
索隱曰盼子嬰同族盼子者有功

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

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博其士卒以與王遇
索隱曰博音膊亦有作附

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

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
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

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

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

博字按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古魯陽縣也出為名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縣也

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

索隱曰：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

臣請

冠音貴

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

冠音貴

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

魏相會盟齧桑。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

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

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三年，齊湣王伐敗趙

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

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

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

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

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

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

大奇
不可長言
言則無味
而易破

索隱曰：和謂親與齊相和。

得為門關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

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

得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

索隱曰兩國謂韓魏

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表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

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

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

軫之計楚甚當惜懷王之愚也見虜宜哉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

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

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

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

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

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

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

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

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

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

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

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作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

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

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

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

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

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勝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

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

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

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今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

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安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

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三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此字也。當是二十二年事，又徐廣推按二十二年取武關，遂則此二十二年事乎。

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郡漢中郡也。

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取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

睢之舍反

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謂宜陽也。

亦非河間國之縣，正義曰：三川洛州也。

曰：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

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

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

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

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

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

韓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

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

秦而合齊以善韓。

徐廣曰：懷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

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

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

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

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

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

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

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

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

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

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

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

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

正義曰：昧音莫。音反。後音。

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

爾雅云婦之父母謂之婚。母相謂為婚。姻又謂之婚。為姻婦之高。

索隱曰右扶風清城縣故咸陽城也。

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

王本亦有必字。

宋本無必字

懷王寧死不許地方亦可取

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

駟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漢置析之因析水為名也

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

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闕山在洛州南九里

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

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

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

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

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

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

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

對曰小臣之好射鵞雁羅驚徐廣曰呂靜曰驚野鳥也○索隱曰騏音其小

雁也驚劉氏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

鄆說驚音盧動反

正義曰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大梁之右臂連韓魏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魏之郡自破壞矣復遠韓魏之郡東便解魏魏之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曹則宋方與兩郡並舉

太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管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馬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鳧有青首者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索隱曰還音患，遼也。射音石。○正義曰圍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奔，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

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三國故云六雙
費音祕
解紀買反

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績，繫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績，屈也。江淮之間謂之繫，收繩索績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射繳曰落，落音波。射

喙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徐廣曰喙，一作獨。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喙音晝，謂大鳥之有鉤象者，以比齊也。蓋者覆也。言射者還遠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在青州臨淄，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爲午道。蓋亦未詳其處。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

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曰三國，齊趙之西境也。

正義曰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大梁之右臂連韓魏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魏之郡自破壞矣復遠韓魏之郡東便解魏魏之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曹則宋方與兩郡並舉

還音患謂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昌縣故管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於魯始贏姓於魯始計王春秋時徙居也
二十五里
正義曰劉伯莊云齊界外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

燕也。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

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

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

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

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

有也。王出寶弓。澹新繳。涉酈塞。

志云故酈城在陝州河北縣東虞邑。而待秦之倦也。

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

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

勢已在秦
冥空言耳

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垂
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

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申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

鼓。抵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觀此詞

楚之恒人情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

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

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

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

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

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

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

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

索隱曰顧
反也

今江夏

徐言江夏
亦誤也

正義曰謂
華山之東懷
州河內之郟

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正義曰：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
索隱曰：楚欲結怨兩周而交絕於齊。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齊，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

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周為天下諸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世代君於天下。

齊。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齊，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
正義曰：言厚韓也。 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
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 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

三川，兩周之地，韓多言之。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強，必弱楚方城之外也。

其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翮亦作

翮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翮也空足曰非貪而何

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

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

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

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

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

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

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

三萬人助三晉代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

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

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曰系本作完是為考烈

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

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

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

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鉅鹿有新市中當為市也

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襄王拔之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十

更名安陽也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

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

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

字誤

正義曰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

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伐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

楚地為三郡

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

索隱曰裴注頻引孫檢不知其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

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弃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楚世家第十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第十冊世家十九六字

葉數自十九至三十四凡十六葉

索隱注楚曰
齊魯之嗣周封於楚
僻在荆蠻華路難
及通而霸僭號曰武
文既代申成亦故許
子圍魯齊商臣殺父
天禍未悔憑姦自怙
昭困奔亡懷迫囚虜
項襄考烈祚衰南土

索隱曰幾音祈

史記卷之四十

楚世家考

楚都郢其封域在禹貢荊州江漢之間雲夢之野
後稱王并有吳越之地

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

重黎本二人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楚出黎後世家
合為一人誤

楚王易取

監本王作人誤

不可立也

洞本也作之

與吳越兵欲襲蔡

襲作龔誤

王行遇其故銷人

銷當作涓

靈王入矣○靈王至矣

二靈字當削之

吳大敗楚于豫章

豫章在漢東淮南江北之間至漢時徙其地名于

江南耳

昭王亡不在隨

昭王當作楚王

昭王二十年楚滅頓滅胡二十一年吳伐越

左傳滅胡二十一年伐越二十年蓋史記互誤

悼王四年楚伐周

年表伐鄭世家誤

則秦計不為句先絕齊而後責地

先字自屬下句讀今本屬上句誤

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

丹陽即丹水之北丹水縣是也索隱注誤

兵挫藍田

今本挫作銚誤

此一發之樂也

監本此作比誤

同母弟猶代立

監本代作伐誤

史記卷之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

以朝四方羣臣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

文身斷

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正義曰輿地志云越

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允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於越

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

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

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

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句宋本下同

吳闔均宋本下同

杜預注云於語聲也

封有初爵有

檇 宋本

上帝所禁
危言哉

杜預曰上會稽山也。
索隱曰會稽山在
樓猶高樓於不以避
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
之高者則曰樓
文種為死令道更謂秦
還曰范蠡在國狂人生有
此病種矣曰吾聞者有賢
使之賢必有伴狂之識內
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與
此固非三子之所知也焉
重而往避避之後知種之
必求謂范蠡曰今日有定種
必求謂范蠡曰今日有定種

奈 宋本

齋 宋本

市字越君

巨皆得此

二字力

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
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
之比非也

滕 宋本

間 宋本

之越因襲擊吳師吳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
且歿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
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
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
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
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
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
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太史公曰素王
人列仙傳曰蠡徐人正義曰會稽與錄云范蠡字
少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越絕云在越為范
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
曰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

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定傾者

與人虞翻曰人道尚節事者以地索隱曰國語以作

物人主直節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

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

屬國家以身隨之吳索隱曰成者平也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春

滕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

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

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

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

以利請間行言之索隱曰間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

已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

杜預曰檇李在
吳郡吳縣太
湖中檇山是也
索隱曰夫音
符微音佳本
又作音佳本
小反音佳本
地名國語云
預之五湖則杜
預云在檇山
非音具哀完
年

索隱曰與天
天與也言持
滿不溢與天
同道故天與之
又曰人有定傾
之功故天與之
事不可強生
事不究不可
強成
故地與之章昭
等解恐非
正義曰甲作
言辭厚道
實不許乎越
王身往爭之
如市賣貨易
利此是定
傾危之計
之三戶之范
蠡從人實購
而吹之使更恐
文種懸令人
引水而射之
也吾聞大夫
吹者謂我是
也乃下車拜
也

索隱曰國語
云越師美女
人使大夫種
太宰嚭

罷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

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

有知之者險矣此事后揣摩語也

范大夫兼行子房淮陰之事

種蠡自為不如而伯漢高自謂不如三傑而帝古聖君賢相正在善用不逢如

師寫出越國君臣一段驚真經濟

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歎。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索隱曰：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

諸策亦未能行蓋量其力也

艾宋本

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音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

越之滅吳大類漢之滅楚越之忌子胥亦大類漢之忌亞夫

備宋本

逢同不終

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

數語亦似范增

語云吳王愠曰孤不使大夫於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

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

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吳國

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左氏

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流放

習戰任為卒伍或是慣習浮水者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

所親近者猶吳所謂諸御千人伐吳

賢良齊所謂七也諸御千人伐吳

軍有職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

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

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其

妙妙

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

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

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肉袒膝行而前

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

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

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

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

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

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

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

有二十人也
索隱曰按左氏
謂常也故孔子
曰不教民戰
是謂棄也
虞翻曰君子
春之如子
西子養有恩
意者又按左氏
楚沈尹筮帥都
諸都邑之士
有復陰者國
語至以私卒
君五十八人也

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

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

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

杜預曰：甬東，會稽也。章縣東海中州。

也。○索隱曰：吳語云：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

遂自殺，乃蔽其面。

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慎。

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劍而死。

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

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

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

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

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

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

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

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

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

之好美，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

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

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那家富而寡人用，其三而敗

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

越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比楚東，復廣地至泗上。索隱曰：越在魯東，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為於魯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為伯，後遂僭稱王也。

虞翻曰：我為子得罪。索隱曰：虞翻注，蓋依國語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得罪於越，義亦通。

吳音有韻野王云：大也。覆也。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

與音餘按紀年云勾踐卒是為莢執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王鼫與卒子

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子

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朱勾三十四年滅滕子

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

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立孚錯枝為君明年大失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

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為莢蠋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

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號曰無顓無顓後乃次無疆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

王無疆立王無疆時越與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

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

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

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二邑此時屬韓與楚大牙魏

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二邑此時

境魏若伐楚恐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

馬汗之九不效徐廣曰所重於得晉者何也按問越

以得晉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必接兵而况于

攻城圍邑乎按此文意觀下文願魏以聚大梁之下

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境索隱曰南陽

莒之西也常田文封邑郟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

故郟國二邑皆齊之南地言魏兵

葉式涉及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縣魏與楚臨今今越合於晉而後楚又曰後不至已下此是齊使重難越王

徐廣曰蓋謂江夏夏非
索隱曰徐氏以為江夏非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
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里
南入豫縣北連襄陽山無
土之處累石為之因襄王
控霸南上爭強中國多築
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
為方城按此說劉氏為得

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
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
見豪毛而自不見其睫故
謂之目論也

正義曰括地志曲沃故城
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
鄧州內鄉縣東七十里
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
地相近故楚圍之

正義曰言城北欲門晉
楚南復離散楚之西邑龐
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
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
之地邑近長沙澤衡之地
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
則西邑不得止上言於楚之
邦都兵戰國時永林衡
澤屬楚也永吉度撫歙
宣並越西境屬地也復
扶富反

在大梁之下楚方城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

之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宋胡作宗胡胡姓之宗因以各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

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商洛縣古商國城荆州

析酈在商鄧二夏路以左索隱曰劉氏云楚適諸夏

州界縣邑也路出方城人向非行以西

為左故云不足以備秦正義曰邑徒眾少不足

夏路以左備秦嶢武二關之道

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為楚東

與越隣言不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

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於河山之間

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

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

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

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

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

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

圍曲沃於中徐廣曰一作以至無徐廣曰無假之關

者三千七百里正義曰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西

中千餘里皆北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邑巫黔

備秦晉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又備此三國

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
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
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讐龐徐廣曰長沙楚之粟

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

鄆音應

括地志云鄆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鄆縣在鄧州新鄉縣西北三十里

春秋時
春秋時

魯宛州也齊密州也鄆南至泗水南陽州也時屬韓也今散有大著

范蠡子房
其餘諸人
欲去而不
能者只是
心上不超
脫便于世
上不勇決
英雄到此
便難說大
話矣

范蠡既去
卿相如敝
屣矣而復
留心貨殖
即子房亦
松之遊二
公材識已
超尚未到

遁世無悶
地位故藉
此以自消
耗其雄心

居
不知其子
而使之與
知其子而
使之皆非
也朱公錯
宋亦作居

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范蠡浮海出

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以吳王殺子胥耕

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

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

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

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

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濟陰定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

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

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

貨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

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歿職也

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

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

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

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

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

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

莊生索隱曰據世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

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所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

史記

九

今蠡自以有
章昭曰鴟夷
華業也或曰
生牛皮也

正義曰括地
志云陶山在
濟州平陰縣
東三十五里
止此山陽也
今山南五里
猶有朱家

徐廣曰萬
萬也

正義曰年表
云周元四年
年地滅吳范
蠡去齊歸
定陶後遺莊
生金莊周元
魏惠王周元
王同時從周
元五年齊
宣王元年百
三十年莊生
非莊子王

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

稽實待虛
美假成真
八字史公
一副家當

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節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齋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大錢

焉陶朱公
大智狀吏
等陶朱公
長子大愚
狀非智父
不生愚子

莊生非人
或不念其
父耶乃設
言耳

上幣銅錢為下幣章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第第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

所以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手子子母則三品然則古之行之謂之錢也

勾踐以能
忍霸故太
史公幻作
莊生一段
乃文詞之
妙非實事
也

吾行東越
見父老苦
身戮力嘆
其風猶在

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
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
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
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
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
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
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鬼豈知財所從來故
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
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
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

徐廣曰殺一作郊

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歿于陶故

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

陶山南有陶公墓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定

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

疆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勾踐

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

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第十册世家十一凡七字 凡六葉自三十五至四十

樹碑百豆越之范蠡也 風引之荆州 記云荆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墓 范蠡本名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世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墓在越五里并止於陶出

史記卷之四十二

史記卷之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卷之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徐廣曰年表云母弟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索隱曰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

棫林與拾皆舊地名封桓公乃名為鄭至封三十三

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

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

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

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

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

虞翻曰周太史

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

卿士卜居以免禍可觀世矣

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年初縣杜鄭是也秦之縣鄭是乃秦故都故秦始出地理志索隱曰韋昭據國說以為說耳

似未經結

號鄆徐廣曰號在成號鄆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
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百姓不附今
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鄆之君見公方
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
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管祝融為高辛氏火正
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
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向何如對曰其民
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
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
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

鄭索隱曰號鄆姓東號也鄆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號鄆之國東號鄆又云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里

索隱曰國語曰公曰如京昭九州何如京昭云謝申伯之國謂西有九州二萬五百為其說蓋異此

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千索隱曰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世家下文云唐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太叔虞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木叔故因以稱唐叔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補丹依縣歷華君之志虞翻註皆依國語為記

可述乎

段家本下同

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
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相公曰善於是
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號鄆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號鄆
鄂蔽補丹依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二歲
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相公鄭人共立其子掘

突正義曰上求勿是為武公索隱曰譙周云名突滑

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
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
忽突之名遂誤以掘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
突為武公之字耳

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
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二

史記 卷四十二 鄭世家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在鄆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

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

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第段於京

杜預曰今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

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

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

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

段出奔共杜預曰今於段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賴

正義曰疑許誓書曰不至黃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

悔思母賴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

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

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

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

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

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

取成周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

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

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二十九莊公怒

者猶懼不醜况不禮焉鄭不來矣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

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

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

殺宋本

已卷四十二

鄭世家

三

實遠曰京鄭

都邑杜預曰

今榮陽京縣

鄭縣南鄭

有村多方家

杜預曰鄭今

又曰按今鄭州

共城鄭是也

服虔曰天邑

黃泉在共城

正義曰括地

云賴水瀆洛

嵩高縣東南

三里陽乾山

今俗名賴山

源出山東谷

其側有支居

處俗名為賴

賴考故之故

居即鄭元注

水經所謂賴

谷也

索隱曰許田

近許之田地魯

朝宿之邑於者

鄭所受助祭太

山之湯沐邑鄭

以天子不能巡

守故以祊易許

田各從其近

祭仲富貴之徒豈能為君宜其反覆鄭之多故祭仲為之倖死牖下而反戮原繁不亦謬乎

封人中足是也此繻葛之戰在王師大敗祝瞻射中

魯桓五年彌一作昧並音迷王臂索隱曰左氏作祝瞻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

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

非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

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

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

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此

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亶為三而杜預云四十四三年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亶子儀為三蓋得之

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

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

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生厲公突雍氏有

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有寵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

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

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

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

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

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

毋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

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

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按左傳出

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夫出則夫去夫以為疑故母以死生為本解之

服虔曰亶庶子有寵者

蔡奔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

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左傳作檀伯事在

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誤耳遂

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

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

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

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

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

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

無謚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杜預曰首

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

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

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

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

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

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

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轅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

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

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

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

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

蓋亦有首止

潘宋本作潘

劫

地宋本

殺甫瑕是則殺原繁非也

弒其君潘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甫瑕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

厲公賴有納惠王一着

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躋立按春秋作捷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

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姑南燕姓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

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九年
索隱曰躋音在接及系本云文公從鄭宋忠云即新鄭子
賈逵曰伯儵南燕伯王甫曰是蘭也為汝子之名

卽范增殺沛公之見叔詹自殺而增疽死亦略同

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

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

使卽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

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

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

使伯備請滑索隱曰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備卽伯服

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

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爵祿也與左氏說異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

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

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

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

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

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

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漑索隱曰音既左傳作

瑕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

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

欲得叔詹為僂鄭文公恐不敢為叔詹言詹聞言於

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

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

葬之

卷四十二 鄭世家

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

徐廣云漑一作瑕

按高奇人
鄭不能用
而徒賞之
宜高之去

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

鄭情賣之秦兵故來

按左傳賣鄭者杞子乃秦人之戊鄭者

三年鄭發

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

徐廣曰繆公之二年

楚太子商

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

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

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

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

子家子公將朝靈公

賈逵曰二子鄭卿也

子公之食指動

服虔曰第

二指謂子家曰他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

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

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

左傳曰染指於鼎

嘗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

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

介晉楚之間處此甚難一篇俱

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鄆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

何休曰燒埔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

誑宋本

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

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

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

索隱曰：潰音秘左。悼公元年，鄆公。

徐廣曰：音許許。傳作費音扶味反。悼公惡鄭於楚，悼公使第踰於楚，自訟。索隱曰：踰音公遜反。訟

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

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樂書伐鄭。」四年春，鄭患

鄆本作弗

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索隱曰繻音須鄒氏云一作纏

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

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

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

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古新鄭城南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

成公卒子暉立是為釐公。索隱曰暉音紆粉反左傳作鬣原釐公五

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

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殺僖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

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

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

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

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

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

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

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

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

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

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

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

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板除接在古城之南與溱水合

宋本少一子字

鄭始有人

一時用人
秉讓規莫
氣象俱新

服虔曰洧為邑

最能納季子言者子產也

天哉言平

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
 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
 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
 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
 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
 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賈逵曰曠
 大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
 也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杜預曰商丘宋地服商人是
 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唐人是因服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
 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
 宗國都城記云唐因帝堯
 之裔子而封春秋云夏孔
 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
 以豕龍鬻孔甲夏后嘉之
 賜曰御龍氏以夏承之之後
 龍一唯死潛醢之以食夏后
 既而使之懼而遷于魯
 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
 于夏之墟為唐侯至周成
 王時唐入作亂成王滅之而
 封太叔唐唐太子孫於杜
 謂之杜伯范氏所云在周為
 唐杜氏地記云唐氏在太夏
 之墟屬河東安縣在魏城
 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為
 舊唐國然則叔虞所封
 即此地也

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
 也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
 已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
 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
 天氏有襄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生
 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賈逵
 猶通也汾障大澤以處太原杜預曰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國
 之汾川服虔曰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
 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

杜預曰唐人
 之季世其君
 曰叔虞
 賈逵曰帝
 天也武王
 杜預曰取唐
 君之名
 賈逵曰晉主
 祀參為晉
 星
 昧為水官
 之長
 服虔曰修昧
 之職
 又曰厥唐其
 水也
 臺駘之所居
 也
 賈逵曰藏國

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蓄崇之服虔
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
風雨不時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
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
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
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
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
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
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

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
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
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
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第子朝之亂出居
年晉鄭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
入之
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
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鄆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
城杜預曰言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
不忘本也
成公少子也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為人仁愛人事
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

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

經曰天子成周

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鐵城

城南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

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

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

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

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

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

公弟駘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繻公十五年韓

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

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

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

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

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亦云康公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

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

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

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

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

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焉

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

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陽城東南三十五里故國邑也

立幽公子駘又鄭君陽為鄭康公乙

索隱述贊曰
厲王之子得封於鄭
代職司徒縹衣在詠
號鄭獻邑祭足專命
莊既犯王厲亦奔命
居櫟克入夢蘭疏慶
伯服生囚叔瞻尸聘
釐簡之後公室不競
負黍雖遠韓哀日盛

鄭世家第十二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第十册世家十二凡七字 葉數自四十一至四十七凡七葉

史記卷四十二

鄭世家考

鄭都滎陽其封域在禹貢豫州洛濟潁河之間食

溱洧焉

後生少子叔段

段從長從父作段誤也段音假非段也

齊疆而厲公居櫟○内厲公

厲公當稱子突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

湖本怨作恐誤

與宋華元伐鄭

衍與字

鄭襄公肉祖擊羊以迎

擊古牽字

鄭成公孤有德焉

齊鄭成公當作鄭伯

故兩親晉楚

鄭介晉楚之間南北之所必爭也不南服楚則北

服晉無寧歲焉太史公叙鄭受盟者八其國弱可

知矣

公欲讓之

湖本讓作讓誤

定公十三年卒

史表十六年卒

史記卷之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史記卷之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太史公語
怪書也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

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

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徐廣曰臯狼地名在西河

宅臯狼孟增號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

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並四與桃林正義曰山海經云夸父之

造父於此得驥騮騷耳之乘獻周穆王也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盜驪驥

騮騷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

而徐廣云臯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臯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於臯狼故云臯狼取駘其力使均馴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為桃林塞地

正義曰中音仲

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城在泗州徐州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爲不祥并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鵲倉街西并卵皆長身長尾爲徐君後母倉龍也謂倉或名后倉

樂之志歸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謠周云余常聞之代俗以

東西陰陽所出入宗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

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

也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

宣王時伐戎爲御及于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

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

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

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

霍公求奔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

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

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

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

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誤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

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

翟趙衰從翟伐廡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

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

同趙括趙嬰齊按盾爲宣孟是衰前在晉時未有子至翟始生盾也同括三子俱盾弟或

是還晉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

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北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爲原大夫即此也

原本周畿內 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 趙世家 卷四十三 二

卜事君

唐宋本

伏後案

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膈不熟殺宰人持其

以下皆正
齊盾罪

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

伏下孤兒匿
宮中祭

史記卷四十三 趙世家
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
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
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
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
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
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
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
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
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
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左按

從容定盟

傳成公五年。原屏放諸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
齊。八年。晉討趙同。趙括。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
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杵曰。謂朔友人程嬰曰。胡
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
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
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
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曰。曰。
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曰。曰。立孤
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
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

少按留侯世家成王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

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

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

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兒今又

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

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

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

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

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問韓厥厥知

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

高景公義甚

自中衍者皆羸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

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

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

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

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

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

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

得已乃曰管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

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

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

史記

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

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十七年

大夫謂趙武曰晉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

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

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

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恐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

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

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

世世勿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

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正義云

如昨日事信乎言可復也追想擬議的言語依然猶在

趙盾未為不強

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

曰年表云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

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

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

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

景叔索隱曰系本云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

曰平公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

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

能恤也王維禎曰二子知齊晉后事趙景叔卒生趙

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

索隱曰晉系家表公少子名周

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晉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支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

夢甚奇詳
夢者即同
在夢中之
人更奇豈
為廢立張
本耶

書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藉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子疾在定公十一年嬴姓將大

錄也謂當時即記錄書之於藉也

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正義曰：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取衛都。

鄙七十三是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

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

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

索隱曰：即姓嬴。

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

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

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

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

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請吾有所見。」子晰也。

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是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

當道者曰：「屏左右，願

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

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

事注大謬
宜可勿書

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

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

也。

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

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

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

正義曰：謂

代及智氏也。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

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

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

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

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

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

司馬彪曰：姑布

正義曰：今時服廢除，表裏也。又曰：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南段，西臨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

正義曰：謂子姓也。

特為毋恤
張本

姓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
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
也簡子召子母恤母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
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
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
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
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
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
山在上曲陽縣西北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吸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母
恤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恤為太子後二年晉

百十里

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正義曰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荀偃將中軍
為中行因為中行氏○按范中行氏因明年春簡子
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
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午許
鞅置之邯鄲今欲更徙于晉陽晉陽趙鞅邑也
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
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
邯鄲故使邯鄲人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
更立午宗親也
午子涉賓晉君使籍秦圍邯鄲
左傳曰籍秦此時為
午家臣
系本籍秦籍游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
之孫籍談之子
射之姻○索隱曰系本云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
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晉

服虔于之
諸父兄及邯
鄲中長老

晉大夫

本姓荀自荀
偃將中軍晉
國氏馬元與
皆氏同祖

卷四十三 趙世家

大夫士為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不肖助

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

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

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

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本

云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君

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

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

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魏簡子系本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伐

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

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

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

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

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

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

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

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

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

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

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

晉法

趙氏多死

簡子思直臣其行事一二可觀

教習氏亦大夫臯叔子為之後

賈逵言三臣范中行趙也

索隱曰子實也

正義曰按趙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晉國為請鞅而得入絳

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

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瞶于衛衛不內

居戚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晉定公二十一

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

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伴於諸侯晉定

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

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

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恤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

灌擊毋恤毋恤羣臣請死之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

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恤

簡子不聽毋恤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

張華曰趙簡子太子毋恤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

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哀

云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

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

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

服菴而已按簡子死及使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

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何得更有越圍之事後此已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說誤在此耳

正義曰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

案隱曰昭子吉射也

二家併上氣成樓閣

子既葬未除服非登夏屋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母山

在代州鴈門縣東北與句注山相接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正義曰音斗其形方

有柄取對水器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

徐廣曰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

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

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亦名

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曰以地慢夫

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摩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

殺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

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

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

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

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

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

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

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見三

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

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母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

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恤余霍泰山山

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

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亦

家本亦作赤

徐廣曰山在廣武 三十五里夏屋 善方之陰亦夫 下之阻路所以分 列內外也 名磨笄山 百五十里 代即東南三 五里有馬頭山

徐廣曰山在河東永寧縣

黑龍面而鳥喙鬢麋髭頰大膺大胃修下而馮左袵

界乘徐廣曰修或作奄有河宗正義曰在龍門河上

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陌南伐晉別正義曰謂北

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

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何休曰八城中

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

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戰國策作

張孟談談者遷父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

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

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

賞高共

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

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

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祠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原

州平高縣西百里有崆峒山即生五子襄子為伯魯

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

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王維禎曰襄

立其姪之子以念兄不立之故襄子立三十三年卒

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索隱曰此趙中

之中牟正義曰按相州蕩陰縣襄子弟桓子逐獻

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一年卒國人曰桓

侯自立於代子桓子與此不同

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取從此墳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也及三卿分晉則在觀之邦也趙界自漳水以東及此春秋傳曰衛侯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鄭圍中牟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漳水之北

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相祭 自河宗休溷諸貉趙南伐晉之別邑 徐廣曰共一作赫 括地志云崆峒在肅州西六十里古西戎地未如孰是 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不立 子不云伯魯非也

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

山武公初立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

王所滅不言誰氏子孫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云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

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

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

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

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

石二人索隱曰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

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

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

傳可入滑稽

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

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

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

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

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正義曰道音由古字與攸

同攸攸氣行貌寬緩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

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

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

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

京賜相國衣二襲單複具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

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

徐廣以為西周桓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

正義曰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三里番滿古音異耳

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止歌者田

日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

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

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

丘按此靈丘齊地非代郡之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

魏敗我免臺築剛平正義曰免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齊

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也八年拔魏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

氏縣南因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

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

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子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十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邑也

涿 宋本 王本

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

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午一作成伐衛取鄉邑

七十三魏敗我蘭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四年與秦戰高安

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

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

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括地志云濁圍魏惠王

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北有長城縣

河經太山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

千餘里紀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十年攻衛取甄

無此紀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十二年秦

王本作鄆 正義曰濮州鄆城縣是也

爾時魏都安邑 魏都長城也 鄆縣在魏都水近於魏都當是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記周顯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子班於華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記云華縣本周華縣也

各何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

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三里古少梁國也

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

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

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侯與韓昭侯遇上二十五里

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

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

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會平

陸正義曰兖州縣也平與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

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以徐兗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

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按榮椽

是良材可為椽所以魏獻之○正義曰鄭玄云榮椽屋翼也說文云椽椽也屋椽之兩頭起者為榮也二

括地志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

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

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四年魏

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

卒公子緤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語緤敗亡

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

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惠帝更名華陰三

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

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

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

君死十五年起壽陵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

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

正義曰首垣蓋在河北也

今屬華州

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里水澮也

二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

劉氏曰榮椽蓋高處可以登飾有光榮故趙因之以為檀臺

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

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孟縣

鹿山南海蓋鹿門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日耕事方急

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

克地理志曰山築長城正義曰從蔚州北西至嵐州

水之北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

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

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與齊魏戰死于桑丘正義

日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曰在泰山

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

葬子武靈王立索隱曰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

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

洛州臨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

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

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於區鼠正義

北河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

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

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

觀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十月秦取我西都及中

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齊

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主召公子職

肥
宋本

東十八

徐廣云年表云觀敗我趙護

地理志云秦出有桑丘

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被之却為魏今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

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

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

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遂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

竟不能就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

鄆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

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蒼

之榮綦母邃曰陵若之草其華紫○正義曰幽州謂

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綦母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

人而內其女娃羸方言曰娃美也孟姚也索隱曰孟

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勲故命其胄女孟姚

以配而七代之孫也舜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

是為惠后十七年主出九門徐廣曰為野臺野一作

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

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臄而死趙王使代

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

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

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

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召樓緩謀曰我先王

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

取蘭郭狼敗林人正義曰於存而功未遂今中山在

君見夢其
臣彫琢二
女以進畏
哉

索隱曰燕系
家無其事蓋
是疎也今此
使樂池送之
是為燕王
其說又同則
駢辭解其旨
正義曰莊本
作此足據及

若音修詩
疏云若饒也

可生食味如
豆也又菜草
經云陵生
下濕水中
月生華紫
可以染帛
沐頭髮即
也又曰按
也高麗名
也高麗名
也高麗名
也高麗名

徐廣曰古
高麗名
高麗名
高麗名
高麗名

正義曰
國時趙邑
戰國策云
本有宮室
而居趙室
王改為九門
六十三里

正義曰房子
趙州縣也

此必有術矣而非胡服也羣臣何不言所以

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兄弟一作元夷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鄭玄曰：事止至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

徐廣曰：元始也。夷手也。

為人君共受類按出猶成也

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

索隱曰：使緹謁之叔也。

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

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

徐廣曰：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

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

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

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

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

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

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

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
借耳謂之歐合之謂歐
越正義曰按馬南越
言歐越也與地志云文
同時為歐越秦時曰西
文身斷髮則歐越則西
又在吾之西南地及歐
皆平姓也世云地子姓也
與越同祖是也

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

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

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

也。鮑彪曰即漢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

以青丹卻冠。林紘徐廣曰戰國策作林縫紉亦縫紉

借故作林紉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大吳之國也。故

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

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

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

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

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

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

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徐廣曰安平經縣西

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

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

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

徐廣

曰一云自常山以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

下代上黨以東

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

秦韓之邊

索隱曰林胡樓煩且晉者簡主不塞晉陽

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

每進一層耐味

正義曰按安平縣屬定州也

卻王本作却

公子成使
果有謀勇
必思所以
致此者不
在乎胡服
與不胡服

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鄆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

議論多而
成功少者
宋也以死
繼之趙武
靈王也

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俗辟者，民易，則是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有延州來及大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夫種之屬哉。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

招騎射極是

鈞宋本車王

師出甚張而無次第

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令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葭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昭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軍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與正義曰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趙希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并

陘之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攻取丹丘正義曰邢

州丹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丘縣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

五日大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鳴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鳴一

汝城在定州唐縣東王軍取鄣石邑徐廣曰在常山北本晉鴻上關城也

志云石邑故城在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

恒州鹿泉縣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鹿泉縣南

邑因白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

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

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

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使周紹胡服傳王子

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

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

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華陽鳴之塞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丘縣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大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

六里又有鳴之塞正義曰括地志云鹿泉縣南

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

而下文云吳娃死後始當正室

何寵衰故太子欲西至是

胡服騎時
主意在此
郡臣不鮮
所以多此
紛紛

一勁將

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

正義曰：今延州，膚施縣也。

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

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

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

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

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

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

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

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

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

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管者主父

濟事之言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縣，在朔州定襄縣北，定襄縣屬代郡。

備田不禮
之變正是
不忘前言

史記
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
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
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
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
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
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
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
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
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公子與田不
禮，其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

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

正義曰：信音申。

能身難而
不能消難
于未形徒
憂何益

不臣。吾聞之也。奸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
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
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
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
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
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
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勿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
長子章，僂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
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
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

卷四十三

趙世家

三

毛本少宮字

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
 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
 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
 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
 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譙周成兌因圍主父
 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
 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
 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斂而食之蔡
 遂曰穀爵子也索隱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
 曰生受哺者謂之穀武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

王本作閻字 俗本亦作閻 字者非也 正義曰謂不 責其反叛之 罪容其入宮 藏也

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
 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
 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
 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
 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屬 涿郡鄭音莫八年城南
 行唐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 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九年趙梁將與齊合
 軍攻韓至魯關下正義曰魯陽關 在汝州魯山縣及十年秦自置爲
 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
 陽杜預曰太原晉陽 縣南梗陽城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
 徐爲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孟吳娃 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

徐廣曰或無 以至父子手捕 才十四字
行寒庚反 高南行唐縣 城
劉伯莊云蓋 在南河 在王作按 古穀陽縣
索隱曰地理 志太原榆 次有梗陽 小別也正義 曰謂不責其 反叛之罪容 其入宮藏也

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年同

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

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

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

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

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

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

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

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

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

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

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

而實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趙也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

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

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

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正義曰河非

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

鹿歛三百里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鹿歛三百里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鹿歛三百里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鹿歛三百里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鹿歛三百里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孰

實而

正義曰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年同

正義曰河非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正義曰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

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

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曰秦

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

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

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正義曰太行

儀并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羊腸之西

名南屬懷州勾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

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郭璞曰胡

狐而地野犬似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

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

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正義曰言秦欲約五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

五國三分王之土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

以禁彊秦秦察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反高平

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向曰高平

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反至分徐廣曰一先俞於趙

州河陽縣西根柔未詳之正義曰至音邢分字誤當作山字耳俞音戍郭注

之事王宜為上倭索隱曰倭猶行也而今乃抵臯臣

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

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

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

正義曰郡部

秦以三郡攻

趙之澤潞則

勾注之南趙無

地然秦始置

上黨郡此言

者太史公却引

前書也他皆

做此

正義曰勾注

山在代州北

也

各言秦踰

勾注斬常

山而守之西北

代馬胡犬東

入趙沙州崑山

之玉亦不出

趙矣

而秦必伐之也

屬音獨行胡

即友

今齊稱帝與

秦韓魏燕

三分趙之地也

又言齊王以

從趙王之患也

括

正義曰括

四千里

括地志云勾

注山一名西

雁山在代州

雁門縣西北

四千里

而今勾注義

謂秦秦伐

齊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音陽故城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音陽國也樂平城治縣東音陽城服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城也

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

城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

城一名邯鄲會城在相州鄴縣西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

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王再

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

趙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

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

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二與秦會澠池

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

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

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曰伐齊幾拔之按幾不能

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

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

將攻昌城徐廣曰屬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淄川縣東北高唐取

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

陽西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索隱曰蓋東胡叛趙

驅略代地人眾以叛故取之也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

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蘭

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罷城北

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音陽故城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音陽國也樂平城治縣東音陽城服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城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音陽故城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音陽國也樂平城治縣東音陽城服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城也

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二十九年秦韓相攻

而圍閼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閼與

有閼與山在洛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

賜號為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

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鄆縣西北三十二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

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

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

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太后不

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

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

胥之入須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

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吳娃至此在六十左側

亦可稱老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按此是惠文王后吳娃已前主父死東說近之曰

食得毋衰乎曰侍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

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

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

味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

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

東晉云趙惠文王何者
吳廣之甥姓贏之子如系
家計之則武宣王十六年
趙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九年
惠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
成王元年遺長安君質於
秦若姓年二十入吳宮在
小左側亦可稱老

與侍翼

以兒女腸
說丈夫事

穀梁傳曰
胥其出也

正義曰長安
君者以長安
善故名之也
趙亦有長安
今其地關

三千里
又儀州順和縣
三所未詳
洛王本作洛
五千里是也

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

入奇

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

趙師而攻燕中陽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在定州唐縣東

北時屬燕國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注拔之

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主夢衣偏袷之衣正義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記之鄭邑也徐廣曰陽一作人

四里 董

名言

宋本聽作財
梁氏志疑亦以
作財為是

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袷在中左乘飛龍上天不至
石異故曰偏按袷衣背縫也音速
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
衣偏袷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
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
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
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
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
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
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
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

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
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故能得之
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
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蠶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
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
國四戰之地軍士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
慣習倍於餘國
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
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正義曰馮亭將

十七邑入趙若
幣帛之見遺
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
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

正義曰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通夫牛
耕種穀至
秋則收之成
熟之義也言
秦伐韓上黨
勝有日矣矣
若井田之必
蠶收糧矣
又曰秦得滑
水漕糧東
入河洛軍擊
韓上黨也
又曰上國秦
地也言韓上
黨之地以列
為秦國之地
其政已行趙
不可與秦作
難必受為
亭十七邑也

此大利也

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

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

三封太守。正義曰。漢景帝始加千戶都三封縣令。皆

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

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

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

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

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

劫皆為秦將相。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

云。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城在澤州高

平縣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以

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

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武垣令

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正

曰。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眾反。燕地也。趙以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理

縣。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

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

壯。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五月。拔

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

隱曰。信梁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

秦將也。太子死。云。天子乎。○索隱曰。趙太子也。史

正義曰。信梁蓋王此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年。王此後唐拔宮。新中軍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中軍秦兵敗是也。

卷四十三 趙世家

爾時未合言太守

千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

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瀋州是也

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以子為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其文錯。誤耳。五年。其文錯。誤耳。五年。其文錯。誤耳。

失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趙大夫祺也十一年

城元氏地理志常山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

秦將降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徐廣曰庫廐之名

趙也索隱曰年表十五年

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

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古文質略文省耳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

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

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

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

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秦即以五而伐一可

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

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趙

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

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

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

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

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正義曰邢子勵趙記云

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

按蓋謂龍兌也汾門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

出廣昌嶺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燕以

龍門蓋汾字誤也臨樂臨鄉故城在幽州固安燕以

葛武陽平舒與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

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故徒父祺將密境也曰元氏趙州縣也

高火兩燒也

正義曰尉文蓋尉州地名信平唐顯號也言為信而和乎也

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

正義曰栗舉也言樂乘功最高也

正義曰易謂與燕易縣

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新城故城在易州南按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龍山

正義曰易謂與燕易縣

城在蔚州二十一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

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括地志云

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使樂乘代之廉頗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

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修禮也魏欲通平邑中牟

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

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

安縣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人姓為之謂文信

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

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

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

而留平都正義曰輿地理志云平都縣在新興郡春

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

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城韓臯三年龐暖將攻

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

藁徐廣曰不拔移攻齊取饒安正義曰饒五年傅抵

趙將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

南岸魏州地六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瀛州饒陽

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

狸陽故城在檀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年表曰拔關悼

州密雲縣南趙世家

正義曰按李即春平君也

徐廣曰饒安屬北海屬平原七國

正義曰東陽屬貝州在河北岸也

大里燕漁陽郡也按趙東界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

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

徐廣曰又云

史考趙遷皆無謚○索隱曰王遷無謚今此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謚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

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我平陽

尾輒

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

正義曰括地志云宜

安故城在恒州李牧率師與戰肥下郤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肥

累故城在恒州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

李牧與之戰郤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

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臺屋墻垣太半壞地圯東西

百三十步正義曰其圯溝見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

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

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

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

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

墓在房州房陵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

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

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

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

郡

趙世家第十三

信讒殺將
父公惡之
政特揭出
凡世家立
論俱有着
精神處此
類是也

宋本忽作忽
亡必矣
叔誅而趙

肥
宋本

白狄別種也
正義曰番音
婆又音盤又
作蒲括地志
云蒲吾城在
恒州房山縣
東二十里也

徐廣曰列女
傳曰邯鄲之
倡

苟躒韓不佞魏侈

今本躒作櫟誤

鬢麋髭頰

湖本鬢字屬上句非也麋與眉同頰與髯同

弟武公立

公當作侯

吳廣聞之

吳廣舜之後姚姓吳讀如虞古字通用

惠后卒

惠后即吳娃孟姚乃惠文王之生母也故號曰惠

后以別於太子章之母爾觀下文明言吳娃死愛

弛其為惠后可知矣若惠文后乃惠文王夫人之

稱非母后也索隱注合為一人誤

太后用事

太后即惠文后也索隱注誤

媼之愛燕后

春秋後語媼字並作太后

至于趙王之子孫為侯者

今本王作主誤

而况於予乎

苟躒韓不佞魏侈

今本躒作櫟誤

鬢麋髭頰

湖本鬢字屬上句非也麋與眉同頰與髭同

弟武公立

公當作侯

吳廣聞之

吳廣舜之後姚姓吳讀如虞古字通用

惠后卒

惠后即吳娃孟姚乃惠文王之生母也故號曰惠

后以別於太子章之母爾觀下文明言吳娃死愛弛其爲惠后可知矣若惠文后乃惠文王夫人之稱非母后也索隱注合爲一人誤

太后用事

太后即惠文后也索隱注誤

媼之愛燕后

春秋後語媼字並作太后

至于趙王之子孫爲侯者

今本王作主誤

而况於予乎

戰國策子作人臣

今本正作主

至十世之子所為新

春秋齊魯斷字並并大

盛之文無

太以吸思文以也索劉

太以州

林其世以也索劉封合

其世以也索劉封合

其世以也索劉封合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

索隱曰左傳富辰說

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

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

王庶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

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

南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

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

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

畢萬

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

卜偃曰索隱曰晉掌卜大夫郭偃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

重出

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魏武子以魏諸子。代亦不同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

用魏絳

謚宋下

脫耳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修辱楊干。左傳云修楊干之僕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謚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獻子名荼。茶莊子之子。無魏嬴也。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

然魏今河北魏縣是也

正義曰晉出霍邑縣漢霍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襄縣也

索隱曰系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空邑亦與此文同

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
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士鞅其後十

吉射

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
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侈魏侈與

蓋字誤而代數錯也

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

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

生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

州虞鄉縣西北古今地名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

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燕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不同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

四千里索隱曰康子名亮子名啟章武子之子桓子名嘉李之子

語激

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
民十六年代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代中山使子擊
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
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
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
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
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
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維陰合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

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

正義曰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

洛水也陽郟水之北

州元城縣東北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瑩音乙文侯受子夏

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正義曰皇甫謐

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

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

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

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

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

為相不肯後早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

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

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

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

賞又責吾禮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

無乃難乎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

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魏文侯

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

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

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後龍南至華陰東至喬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

正義曰擊子夏

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

魏成子比也。翟璜。遼。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

爲弟子。二十六年。魏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駟。按地。理志云。弘農。陝縣。故

魏國。北魏在太陽東。魏在滎陽。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

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華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

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在華州。鄭縣東。得其將識。索隱曰。識將名。

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云。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武侯

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十四年。公子朔爲

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

垣。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七年。伐齊

史記 卷四十四 魏世家 五

索隱曰。年表云。齊侯陰晉秦本記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

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在陝西。三里有前是。又曰。括地志云。注城在滎陽。縣西五里。徐廣曰。襄陵。今在滎陽平縣也。又索隱曰。武下。三十一里。又索隱曰。識將名。又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十四年。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垣縣在滎州垣縣西北二十里。

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齊至桑丘也九年翟敗我于

澮正義曰括地志云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澮水出北山也使吳起伐齊至靈

丘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齊幽公十八年威王立十一年與韓趙

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

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

也索隱曰紀年云武侯卒子瑩立是為惠王中音仲

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

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祁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

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

年惠王二年魏大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

夫王錯出奔韓也

一作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

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

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

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

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

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歿國

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

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楊慎曰書韓趙伐魏既叙其事而斷論于

後左氏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

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衛縣也正義曰魏州觀城縣古之觀國國語

索隱曰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子緩趙侯種韓懿侯我取魯而惠成王伐趙圍濁澤七年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各誌侯及侯之子及王錯也

可悟軍情

云觀國夏啓子太康
第五弟之所封也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

鄭州榮陽縣東南
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

六年伐取宋儀臺索隱曰表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

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

太子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

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

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

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

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

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

塞固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桐楊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

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二十年歸趙邯

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

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

至是始令相魏其中三十年魏伐趙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

山後又為趙所滅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趙告急齊

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十八年

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

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

也外黃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

時屬宋

魏世家

夏襄滅之矣

臺

正義曰邯鄲在魏水之源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陽城在許州襄城縣界也

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

正義

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

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

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

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

正義曰：冀功勳者衆。

也。○國策謂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

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於馬陵。正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

縣東北，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

涓敗，即此也。徐說在魏。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

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齊田

勝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

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

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

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

大梁。徐廣曰：今浚儀。駟按：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

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為

惠王九年，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

蓋誤也。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

南。

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

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

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

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

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

劉向史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

河北至魏州元城，徐說定非也。

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

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元王。與諸侯會徐州。

徐廣曰：今薛縣。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

徐廣曰：二圍我焦曲沃。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周同姓也。秦河西之地。

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北之地，盡入秦也。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徐廣曰：七魏盡入上郡于秦。

正義曰：按丹郃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

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正義曰：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汾州介休縣西。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

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成惠王立三十二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

索隱曰：紀年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

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在冀

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在魏城，故應鄉在魏城，應鄉在魏城，應鄉在魏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在魏城，故應鄉在魏城，應鄉在魏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焦城在魏城，故應鄉在魏城，應鄉在魏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在魏城，故應鄉在魏城，應鄉在魏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襄陵在魏城，故應鄉在魏城，應鄉在魏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齧桑在魏城，故應鄉在魏城，應鄉在魏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在魏城，故應鄉在魏城，應鄉在魏城。

薛 宋本

汲 宋本

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西一百八十步也。應鄉在魏城，故應鄉在魏城，應鄉在魏城。

源縣自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于秦。

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哀耳。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七年，在此年，又稱後元七年，在此年，又稱後元七年，在此年。

索隱曰樗里子秦昭王弟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
正義曰樗里子秦昭王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里今名西武亭

州東陽縣東南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

首岸門索隱曰犀首公孫衍劉氏云六年秦求立公

子政為太子魏公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

魯贅子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云八年翟章

伐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姓名也曰請罷衛

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

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

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亾者魏為從主也今

衛已迫亾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

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

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

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

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

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

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

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

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索隱曰田文也楚相昭魚

謂蘇代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

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

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代曰

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代曰

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代曰

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代曰

徐廣曰闕在
上黨正義曰
闕於連反與
音預羊腸坂
道在太行山
南曰陳州北曰
潞州關與故
州若斷羊腸坂
關與連恒恒
州則趙國東
西斷為三也
驛音釋

索隱曰太子
即襄王

里芒卯以詐重按國策芒卯詐以鄴事趙今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趙王恐魏承秦之怒割

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

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

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新垣近曲

陽未詳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温十二年與秦趙韓

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淄與秦王

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陵縣東南

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

卒子安釐王立索隱曰系本安僖王名圍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

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温以和

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

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徐廣

曰在以和蘇代國策作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

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

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

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

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

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

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形者擲得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

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

索隱曰言卯以智詐見重於魏

十一

正義曰西周即王城也今河南鄭城也

大

鄆七系丘徐廣曰鄆一作廩丘又作邢丘今為宋公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

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

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

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

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

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王之

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

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

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源自并州晉陽縣西懸壅山東南流注汾水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漑灌

不灌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

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亾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

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魏都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陽韓

郡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魏桓子肘韓康子

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亾國亾為

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

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

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

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

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

魏世家

鄆私反又音妻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鄆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鄆三章帝封股後更名宋也

山海經云懸壅之山晉水出焉

淮之不沒者三版其清乘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

在絳州夏縣本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晉州本韓都也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二十許丈望之極高奇觀按引此淮平陽城也

索隱曰易音以鼓反

又曰按睢字音之余反

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疆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疆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

負七十里
地而甘心
相三綱
絕矣

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禮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不如以生。市有如

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不如以生。市有如
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疆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國策作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族，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

俗家本玉木

正義曰懷州武陟縣
西十里故懷城本周邑
後屬晉左傳云周與
鄭人戰於平二十二年
曰平王時也地志云在
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
五里獲嘉古修武也

徐廣曰汲亦作汲及
汲管縣名俱屬河內

徐廣曰召陵有安陵
郡征老有安陵亭也
正義曰地志云陽陵
縣西北十五里亭奇云
六國時為安陵也云
魏主使者出向秦云
韓以成通失而受惡
非也

正義曰隨猶也無忘
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
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
陽之北以東臨許必危
矣秦有許地魏國可無
害又曰南國今許州許
昌縣西南四里許昌縣
城也此是屬舞在魏
之南故云南國地志云
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
所封地理志云許州許
縣古許國姜姓岳岳之
後文叔所封二十四君為
楚再滅三卿皆晉其地
屬韓

正義曰地志云此陵故
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
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
劉徐二說是其地也

正義曰地志云國田澤
在鄭州管城縣東三
里周禮云濠州教自圃
田也

正義曰許規反括地志云
文臺在許州宛白縣西
北六十五里也

在韓魏之東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

固有懷茅徐廣曰在修武邢丘徐廣曰在平臯城垓津以臨

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宇垓津在

云延津故城在衛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有鄭地

徐廣曰成臯得垣雍徐廣曰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

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鮑彪曰

人不欲攻韓與秦之欲誅之久矣許國策作許彪曰

先自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

城在葉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此時葉陽昆陽屬

秦舞陽屬魏也舞陽下國三有高陵二字鮑彪曰

高陵屬瑯琊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聽使者之惡之隨

與比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

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

云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周紀註國無害已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

也異田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正義曰河西同

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

從林鄉軍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各蓋春秋時鄭地之

從橫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徐廣曰一

索隱曰圍即圃田鄭藪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

屬魏戰國策作國中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都亭索隱曰林木伐

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

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

正義曰地志
云平臯故城在
懷州武陟縣
南二十里本
鄭也其在河
之東也

故俗字名臨
二十六里杜預
云汲郡城南
有延津是也

卷西屬魏也
卷西屬魏也
卷西屬魏也

密者也正義
曰地志云故
城在鄭州原武
縣西北七里

例地名春縣
理或垣城也
韓亡之後秦
有鄭地得垣
城後從漢津
法溝歷葉
大梁是也

二十五里

曰陶曹州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按國所

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華山也。河外河內

正義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懷衛也大縣數十。徐廣曰名

都數百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

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

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

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

講識亡不聽索隱曰識猶知也戰國投質於趙請為

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

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

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

挾韓質而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效猶

謂魏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

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徐廣曰朝歌有

共衛州共城縣寧懷州修武縣本殷之寧邑使道安

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故曰修武鄭州原武縣東南時屬魏

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出入賦之是魏重質

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

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

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

衛即宋州也
縣文公鄭
歷其地也
史記齊閔止
作也
華山之東南
國時鄒州屬
韓汝州屬
華山之北同
銀鐵管地也

謂韓被秦之兵
後已三年
云欲講說與韓
和

索隱曰從是松
反從爭謂合
從事也戰國
策亦然

謂故於趙
無忘今魏速
受楚趙之約
楚挾韓之
所以存韓而
魏求地韓必
效之勝於與秦
之禍也

今魏開通共
寧之道使韓
上黨得直路
而行也
千里

驚宋本

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曰國策作孫衍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

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

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

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

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鄭州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

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

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

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

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此余以為不然天

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徐廣曰二年新鄭反

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隰州縣西北二十里

信陵曰戰國策作孫秦為子增謂秦王

正義曰垣在晉城在衛縣西北五里即公子無忌矯奪晉鄙兵故名魏德城也

公子朔爲亂

年表趙世家朔作朝

魏君圍

圍者被圍於韓趙也湖本圍作爲連下文讀誤

與韓會宅陽句城武堵

城武堵築武堵城也城字屬上句武堵屬下句誤

與秦孝公會社平

年表作杜平

於是徙治大梁

魏與秦接境蓋相爲疆弱者也魏自徙大梁之後

其地日以削并於秦太史公敘襄王曰予秦河西

之地盡入上郡於秦敘昭王曰予秦河東地方四

百里秦拔我城大小七十一叙安釐王曰秦拔我

兩城又拔我二城秦拔我四城敘景湣王曰秦拔

我二十城蓋城盡而國繼以亡矣

秦拔我蒲反

反與阪通

秦與戎狄同族

族當作俗

公孫喜固謂魏相曰

一本固作因附曰

其高利谷

然其利亦同矣

其利亦同矣

其利亦同矣

非二也其蓋越蓋而國雖以寸矣

西州又封非二州秦封非四州封景晉王曰

其利亦同矣

其利亦同矣

其利亦同矣



